

水乡绍兴

草根忆趣

钮刚

著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真实性、多样性与亲切感。作者笔下的事与物，都是其当年亲身经历、亲手使用和亲眼目睹过的，它们曾经大量存在于农村与山乡，和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只不过随着电脑、手机、汽车等新鲜事物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千百年农耕文明流传下来的生产、生活用具，连同由此派生出来的民风民俗，逐渐退出生产领域和生活舞台，成为一道道远去的风景。



宁波出版社

水乡绍兴

草根忆趣

钮刚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乡绍兴·草根忆趣 / 钮刚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26-2265-2

I. ①水… II. ①钮… III. ①地方文化—介绍—绍兴市 IV. ①G1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5836 号

水乡绍兴·草根忆趣

作 者 钮 刚

责任编辑 陈金霞

责任校对 朱璐艳

责任审读 苗梁婕 方 妍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装帧设计 义鸣彩印印前中心

印 刷 绍兴市义鸣彩印包装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50千

印 数 1000册

版次印次 2015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6-2265-2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 影响阅读, 请联系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75-8806236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会友钮刚先生日前送来他的近作《水乡绍兴·草根忆趣》的文稿并向我索序。钮君乃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的理事,长期扎根农村基层,又担任过乡镇干部,熟悉农村、农民、农活与农事,尤为不易的是其业余时间 in 民间文化的园地里笔耕不辍,积累了大量的“三亲”(亲见、亲闻、亲历)资料。退休以后,又加入了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致力于村志编纂事业,对会务工作多有贡献。为他的作品作些评论与宣传,是我义不容辞之事,更何况这确实是一本值得认真一读的“草根文化”作品。

“草根”一词,源自美国,英文称 grass roots,即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草根文化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副文化”、“亚文化”,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有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上流文化”与“宫廷文化”。作者把自己归属于草根派,从他的出身与作品看,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定位。

草根文化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化现象。

近些年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农村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村中许多珍贵的历史人文信息,已基本散佚或湮没。如不抓紧收集、整理与出版,必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一位哲人说过,对过去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大气还轻,摆脱历史的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

19 世纪的美国,曾涌现出一股寻金热潮,盛传草根生长的地方,就蕴藏着黄金。承载着大量历史人文知识的草根文化作品,正是这样的黄金。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真实性、多样性与亲切感。作者笔下的事与物,都是其当年亲身经历、亲手使用和亲眼目睹过的,它们曾经大量存在于农村与山乡,和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只不过随着电脑、手机、汽车等新兴事物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千百年农耕文明流传下来的生产、生活用具,连同由此派生出来的民风民俗,逐渐退出生产领域和生活舞台,成为一道道远去的风景。

我曾经有 20 年时间生活在绍兴的山村与水乡,本书所涉及的农具、农活与农事,我都耳熟能详,具有很强的认同感。直至今日,这些器物与往事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读钮君的作品,使我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岁月,涌动起浓浓的怀旧恋土之情。读过此书后,读者中一定会有人与我有同样的感受。

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作为长期从事地方文史研

究的本土学者,我深为作者的勤奋精神和爱乡情结所感动,因而写下了如上一些浅见,勉以为序。

何信恩

二〇一五年八月

(本文作者系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目 录

序 / 何 信 恩

一、旧时农耕

忘不了那曾耕耘希望的木犁	002
难以忘怀水乡已消失的水车	007
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蓑衣笠帽	014
忆水乡农民一年一度做田塍	019
想起过去土杂肥当家的年代	025
时光不能磨灭的扁担沧桑史	032
农民浸泡泥水中的传统种田	038
忆稻草在绍兴漫长的辉煌史	046

二、民间工具

难忘石臼做民间工具的时代	054
是石磨帮助人生磨出了坚强	061
在记忆深处的绍兴水乡渡船	067

三、传统手艺

在绍兴渐行渐远的撈花师傅	076
--------------------	-----

打铁业曾是农村最热门行当	083
正在被淡忘的乡下磨刀师傅	088
已经消失的走村串弄剃头匠	094
忆过去十分吃香的修补行业	100

四、往时生活

大白菜曾是绍兴人家当家菜	110
曾为农家代代照明的香油灯	115
绍兴农村人苦乐的赤脚岁月	120
以前夏天靠麦秆草扇摇风凉	127
常常忆起过去的八仙桌礼俗	133
追忆水缸所记载的无数往事	140
从前女人缝补贫穷的生活簇	146
套牢女人为缝补一生的顶针	152
绍兴人已不再穿自做的布鞋	158
已然远去了的旧时祠堂文明	165
忆 20 世纪 50 年代露天电影	171
正从人们记忆里消失的庙会	176
记忆深处的旧时茶店与说书	183
追忆孩童时代吃水果糖趣味	189

后 记

旧时农耕
Jiu Shi Nong Geng



SHUI XIANG
SHAO XING
CAO GEN
YI GU



忘不了那曾耕耘希望的木犁

木犁，上年纪的绍兴人都晓得是旧时的农耕工具。其历史由来已久，始于遥远的春秋时期。历经漫长的岁月，走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消失身影。木犁，在古越大地，曾经为绍兴一带百姓的生存，孜孜不倦耕耘希望，勤犁幸福，默默地无私奉献。

它，经历过战国烟云，闯荡过秦汉关山，奏响过隋唐风韵，饱尝宋元演变，品味明清兴衰，一路坎坎坷坷。它，虽然纵览过许许多多的朝代，目睹了世间不计其数的沧桑，但却始终如一地为古越开荒犁地，为山村造就幸福，为农民寻求希望，帮助农民开垦出多少荒地滩涂。木犁，是古越农民祖祖辈辈的依靠，是古越农民世代代拓荒的伴侣。一直以来，它和绍兴的百



古越木犁



犁 轭

姓、土地、农村、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奉献过无穷的爱。是它埋头默默犁去荒野，是它配合绍兴人修整地球，是它忠诚地与人们合作，让人们迎来希望。

木犁，其实是件简单、平凡的农家工具。一个小小的犁身，由犁铧（绍兴人叫犁斩头）、犁弓、犁担、犁脚（也称犁底）、犁把、犁撑、压头和犁索等多个部件组装而成。因为是由木质材料做成，故称为“木犁”。木犁，尽管制作简单，土里土气，却十分科学，非常实用。木犁的犁身，是用手腕粗的木料经过加工而成。犁弓与犁脚前端的顶头呈削尖状，用作连接犁铧。犁弓前下端为三棱柱形，稍上面装有犁担，专为犁铧提供牵引作用。犁弓与犁身之间靠犁柱连接，各个着力点恰到好处。整个木犁只有犁铧是用生铁一次性铸造成型。犁铧呈三角形状，犁地全凭它。除了犁铧是铁铸以外，其余部件所用的木料都特别讲究，旧时不是用榆树、柳树，就是楝树。那牛项上用的轭头还是柏树做的！因为柏树韧而滑，又有药效作用，能经得起耕牛项上长期的摩擦。由于木犁用的木材木质好，所以柔韧性也好，经久耐用，真可谓柔中有刚，刚柔并济。

在我的记忆里，土改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初，农民家



旧时农耕

家分到了田。就在那还是用牛耕田的年代,每当春耕插秧季节,木犁就忙开了。天蒙蒙亮,耕田手肩膀上扛着木犁,右手握住犁身,左手

牵着水牛鼻上的一根缰绳,以稳健踏实的脚步走向田间。那时,我们村里有个只有十六七岁的耕田手,名叫汪小云,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了村里用木犁耕田的高手,是春播犁田时村里许多人争相邀约的大忙人。每天天还未亮,他已在田畝犁田,远远地就能听到他“解解”、“里里”、“里里”、“解解”的吆牛声。那清脆而爽朗的吆牛声,飘荡在春意盎然的晨空。我虽然年纪尚小,与他相差七岁,却也已感受到那个年代春的气息,也已有着对秋后丰收的希望。有时我去田头割草,见他在犁田,看到他只要将木犁下田,让犁铧嵌入土中,再轻轻将牛鞭一扬,木犁就会顺着牛走的方向,均匀地犁开泥土,把土翻向犁的两边,露出犁沟。那犁沟在老牛和犁田手的脚下,便会发出翻动的泥土与沟水的撞击声。木犁新翻耕出的田泥和出现的泥沟,在阳光照耀下成了一条条起伏不平的泥龙。那极为优美的泥影子,在光和影的交错变幻中,闪烁出水乡无限的希望,使人感觉到这年又会是个丰收年了。



的确,只要犁田手在犁田地时,掌握好方向,把握住深度,那一行行被犁出的田地,真好像一幅幅春园图、一首首丰收歌、一缕缕秋后的希望。木犁看似平凡,实则蕴含珍贵,富有顽强。它能犁旱地,也能犁水田,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每逢春耕播种、插秧季节,木犁总是跟随老黄牛拖拉、翻耕,忙忙碌碌、跋涉田间,老实地付出应有的一份力,献出浓浓的乡情。每当这个时候,只要你有机会下农村,就能够处处听到农民的吆喝声,见到摇晃的犁鞭,闻到老牛粗重的喘气声,以及听到田间有节奏的脚步声、风声和蛙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形成春天乡下美妙的农忙协奏曲。

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农村逐步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田间耕作慢慢地以机械取代了木犁。自从生产队里有了拖拉机后,就不再用木犁犁田了。后来,我离开农村生活的日子一长,那些曾经熟悉的与木犁配套的木耖、木耙等传统农具,也随之淡忘。如今我生活在城里,木犁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陌生。今年三月,我去乡下老家孙端镇红众村,喝堂老表六十大寿喜酒,有幸碰到汪小云。原来,汪小云是我娘舅的远房堂阿弟。酒桌上大家聊天时重操旧话,讲起那时犁田,他的话匣子全然打开,滔滔不绝,酸甜苦辣无话不谈,同桌喝酒的听了都为他骄傲。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为了犁田,为了明天,早早就出道了。这时,我又想起了木犁的身世。它从黄河到长江,从北方到南方,从远古到现代,历经过岁月淘洗,也真的很不容



水牛耕田

易。今天木犁的退场,也是它祖辈传承辛勤耕耘,犁出几千年悲壮历史光彩的结果;是人与犁,是犁与人,从幽深的时光隧道里,共同一步一步朝着希望,终于走出解脱之路的结果。用上拖拉机后,木犁的退场,就是圆了农耕梦、绍兴梦、中国梦。

木犁的身影,如今已离我们远去,但它曾经的辉煌和实用,仍永驻在古越大地,铭刻在绍兴人民的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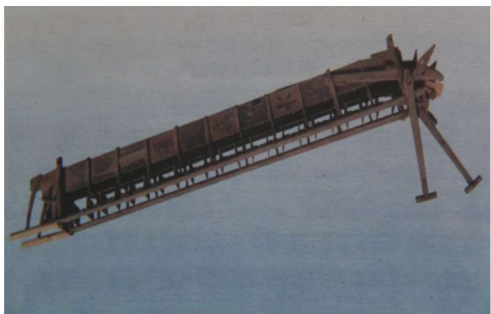
难以忘怀水乡已消失的水车

大家还记得水乡绍兴农村车水的水车吗？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大发展的 20 世纪 60 年代，水车在乡下是最常见的一种灌溉工具。水车全由木料制作而成，相传它是木匠先师鲁班发明制造的，是农耕时代一种民间文化的缩影。

农民用水车车水，可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千百年来，水车对于农田水利灌溉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过去水车盛行的年代，只要你有机会走到乡下，一定能够看到在江河两边、
潞湾一带，农民们用脚踏水车车水的情景。水车车水，人在车头上手扶靠杠，脚踏木鼓，一脚接着一脚。虽然辛



脚踏水车



手摇水车

苦劳累,但如今细细地品味那时人在车头上的那种优哉游哉,有节奏地踏步,将江河里的水送上田灌溉农作物,其实也是一件

很有滋味的水乡农活。水车作为灌溉农具被使用,在绍兴甚早,《宋史·河渠志五》有载:“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说明古越的祖先聪明能干,较早就用水车将江、河、湖、池、塘的水从低处引到高处了。

绍兴是江河纵横的水乡地区,使用水车以后那一片片、一方方的农田,全由水车挑起灌溉大梁。两千余年来,水车默默无闻地与农民兄弟结缘。水车,有龙骨水车、脚踏水车、牛拖水车、手摇水车等。

龙骨水车不同于脚踏水车,龙骨水车车水完全靠两个人在车头一左一右用手拉,或用手推。这种水车的车型较短,其水槽稍窄,提水全凭槽内一条可以循环的“龙骨”。这条龙骨由许多节长约3寸类似骨头的“ Ψ ”形木,一节一节连接而成。每节龙骨中间都插有一块宽3寸、长4寸、厚约3毫米的柳树或杨树做成的薄木板,叫做“车板”。其上车头向上倾斜约45度,做有一个高一尺半左右的车架子,这个车架子称为“上车头”。架子上有类似现代电风扇扇页的轮轴。轮轴左右两头各留有长约7寸



的小柄,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拐木套住小柄就能车水。龙骨水车靠水的一面,叫“下车头”,槽尾也装有类似上车头的小轮轴,只要上车头左右两边的人用套柄“一拉一送”,上下轮轴便转动起来,带动槽内龙骨,每节龙骨板就刮水上送。旧时,在绍兴一带,这类龙骨水车,由于车型小,拆装简单,搬运方便,宜于池、塘汲水,多数在山区、丘陵地带使用。

脚踏水车的车型与龙骨水车大同小异,只不过脚踏水车的车身更高大。它的车身长约4米,高约0.4米,其车骨、车板、车槽、上车头和下车头等,都比龙骨水车大而壮。加上上车头大,装水车需要有一定的车基。车头左右两面都要用车头脚,以装车头用。整部水车槽靠河水一头,必须由人专门用船从河滩安置两根车皮,各自在水底撑实,并左右斜撑,将车皮撑成“X”型,再在水面放置一条横担,车皮横担下面上横楔一支竹楔,把车槽搁上有一定汲水的“X”下水位,让下车头的车骨、车板吃水。这样,只要上车头的人脚踏木鼓,就会带动车骨、车板在槽内由下向上一路刮水,发出接连不断的“哗——哗——哗”、“哗——哗——哗”的送水声,有节奏地一路欢唱着送水上苗田。绍兴农村的脚踏水车,有双人车和三人车。双人车是两个人车水,车型相对小一些。三人车则不同,车型比双人水车大,但也可以一个人车,也可以两个人车,最多可以三个人上车车水。不过一个人车水比较吃力,一般是缺少劳动力时才会这样。脚踏水车,上车头制